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五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六 史部

北史卷五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遥　趙彦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子慈明　郎基子茂

孫搴字彦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

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

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
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
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
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
也名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
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
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
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

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彦深亦知機密
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
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
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
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駡以告元康元康
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
惠嘗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
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

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

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没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

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乗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狐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秘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彦深在後以次行之别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

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鼂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頻城諸將攻之

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頻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頴川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坐將大

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呌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

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秘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温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

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彌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静遠近稱之彌父在鄉為賊所害彌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彌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彌與其徒六人走還陜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神武責

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
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
讀承閒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
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
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
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
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
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尒朱氏貪政使

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

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

非恆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恆何得非恆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恆若定是恆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恆所成雖異能成恆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為贈又令陳政要可為鑒誡者弼曰

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蕭明迴破侯景於渦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闕中遣王思政據頴州朝廷以弼行頴州攝行臺左丞及頴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

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
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
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
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為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
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常與
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
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
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

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䰟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䰟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

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别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絶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静枑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敇行海州事後除膠

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為吏人懷之躭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

其僁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懿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殉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懿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

修國史旣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

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内斂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恵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尒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

弟毓諮闞孝莊以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畧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尒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尒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欵附推謨降首

謨以受眷尒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頴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闗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

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兖州刺史
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
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
為刺史合境欣悅謨為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
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
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
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温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
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

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勲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从之詔復本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士人多受其官為之

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己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師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産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

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決詐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

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
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
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
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
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
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
迥亂廢於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
為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

之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徵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尒朱榮又為尒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飢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别使遇見輒令開門内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尒朱兆兆奔秀容左

右皆密通誠欵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
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
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
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
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
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
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
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

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琡甞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
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累
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為
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
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别封安定縣男位中
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起
廣平人性沉謹神武頻以為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
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

本官監兵馬出内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
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軍事深
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
人亡産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
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並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
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
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

居守帝夜還矅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
催迫甚急矅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
見帝帝笑曰卿欲効郅君章也乃使矅前開門然後入
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矅歷事累世奉職
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禄賜輒散之宗族性節
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
之賈梁道趙彦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
邪矅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

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

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歴事神武文襄爲

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

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

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

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

室韋遂獻誠欵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
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歴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
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
口配没詔決鞭一百除名配里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
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
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
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歴南益北豫二

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

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竒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名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冐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竪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彦崔季舒逃難位至

僕射尚書冐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冦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冦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冦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

中聘周使還即正末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内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悦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弃尒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

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標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

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參軍為井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

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黄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
為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
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
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閲邕多不
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
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
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
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

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
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
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黄門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幷
州童子佛寺望幷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
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
正妄説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
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彦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
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

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
黄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
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
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
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
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
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横議洪因得免死邕
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圍以為疲弊

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並從之末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名邑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

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錄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為孝卿所輕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

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
番代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
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
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
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劾並御注
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為
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
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

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

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

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

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

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

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彦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

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

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温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賔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

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阼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

任遇轉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歳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遥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為字人之功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名集神武門令趙郡

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閒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

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闗稍遷司勲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

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為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

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歸服眛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氊衣帽穿敝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

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
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
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及神武崩秘喪事文襄慮河
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
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内外寧静
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
國縣伯從征頴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没西魏將王思
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

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懐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

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
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
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
兖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
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彦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
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
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貢先令銓
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

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巳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

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沉敏有父風温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乙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

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

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

為濟州别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

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

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

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

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

之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
子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為
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
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
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
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
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
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為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為長安縣男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覲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

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
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
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脣亡齒寒勿
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
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
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
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略無降下
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

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
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
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
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令上又是
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
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
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
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說

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為

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以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媼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

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内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内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専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胄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

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内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

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怦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怦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兖州

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吴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

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
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
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
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是非極刑一皆
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
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静基性清慎無
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
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

風流罪過基荅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蔚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

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帝為亳州總管命掌書記周武帝為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久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及隋文為丞相以書名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

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戸部侍郎

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
荅者乃云管内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
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
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
明敏剖决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
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
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
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曽無愧

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

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論曰孫搴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

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

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為之故縉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度沉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諭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

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北史卷五十五

北史卷五十五考證

孫搴傳專典文筆○典監本作與今從南本

陳元康傳是能夜闇書快吏也○能夜南本作夜能

崔季舒逃匿于廁○廁監本訛側今從南本

杜弼傳遷先州曲城令○先南本作光

龍官韞櫝○一本官作宮櫝作樍

大業中起居舍人○監本脱中字今從南本增正

張亮傳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典監本

訛與今改從齊書

唐邕傳夜中名邕○中監本訛申今改從南本

高德正妄說卿短○德監本訛聽今改從南本

惟此二曹不㢢○不監本訛六今從上文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句改正

趙隱傳母傅氏雅有操識○傅監本訛傳今改從閣本

馮慈明傳我豈從汝求活耶○求監本訛永今改從南本

郎基傳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所監本訛好今改從南

本

茂傳魏州刺史元暉謂曰○監本史字下衍史字暉字

下脱謂字今從閣本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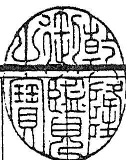
北史卷五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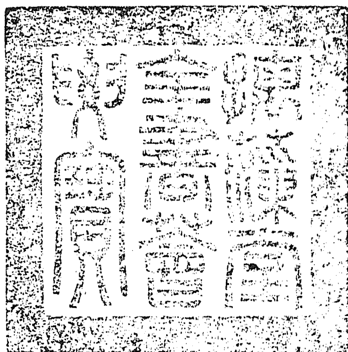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七頁後五行遷兗州曲城令刊本兗訛先

今改

第四十三頁後四行孫搴入幕未久刊本搴訛鶱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陸思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五十六 五十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七 史部

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李景子澹

魏蘭根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字子胡幼

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悦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悦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

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
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
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
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
乘勝屯營黒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
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
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
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和怨以爲

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氐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没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為前

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歆歆從弟延寔頗為弈棊時人謂為躭好子建每曰棊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為大使撫慰

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塡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朂子建曰益以盈滿為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介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大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强兇徒尚梗未聞有竒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怱怱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

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絶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濶前後三娶合葬一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别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

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於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

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藳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黄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為帝登祚赦云朕托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忿忌時節閔帝

殂令收為詔悽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山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

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内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

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
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
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
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
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奸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
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
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
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

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
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
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
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
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
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
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
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

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
以李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
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
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
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
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
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
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

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
境内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
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萬國
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
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
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
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
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

康等在吾目下趍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曽游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

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説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

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别館令撰

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

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
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
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
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
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
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凡
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

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袠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

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

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首傳收曰綽雖無位道義

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

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

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

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
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揺至尊三爵後
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
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
以收言奏帝自此遂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
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
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
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縁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

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叅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除

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
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
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
中書在晉陽典誥詔收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
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
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
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

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

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仗收畏避
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
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温子昇
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
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毁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
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
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顏之推以二

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搆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崘

舶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
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尹尋遣黄門郎元文遥敕收曰卿
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
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
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
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
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
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

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湲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賓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

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先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

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
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
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
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
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
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茍得患失射千
金之產徼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

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
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
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强梁人因徑挺幽奪
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
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
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
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
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

於千里覆蕢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則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

之人三緘其口滿危在前欹罷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
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迴換
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
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
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
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内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
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
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

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悦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

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荅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尚

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子建族子惇字仲
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尒
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脩而去惇
聞哭曰若害脩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
脩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
右光禄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虬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
軍性浮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搆成其
事為時所惡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

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
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
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
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
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僑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
辭於尚書為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
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

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悦謂劉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内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劉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鋭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

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
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
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
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劄
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
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款附世祖謂劄曰
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實卿一
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劄與諸將統兵

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氐陽靈珍叛蠻魯北鸝又請為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又請為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郎思

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為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懼其禍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脩之歸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

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己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敎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

橋之上者矣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榷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於茲不能勤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

王室板蕩彛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没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强不息庶幾伯

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
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
茍容又非生平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兹烏雀去一
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
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
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
徑黄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
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

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之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辛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徽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為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

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

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吏滿還朝卒謚曰恵子季景少

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

有才學始與子才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

魏莊帝時為中書侍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李景善附

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尒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

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黄門侍郎甚見信

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温子昇李業興

竇瑗等俱為摘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栢人西山内懷
憂悔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黄門侍郎後兼散騎
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
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彦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
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
李德林脩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
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

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

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絶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

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没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隠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尭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

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
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
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
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
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
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甞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
善懲惡詒誡將來如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

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僭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

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
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澹弟彦玄
位消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
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
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
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
為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

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

寅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
辭曰此縣介於强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
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内麥多五穗鄰州田鼠
為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寅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
根降賊寶寅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
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
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
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并置郡

縣蘭根甥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尒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為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中山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

釆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黄門侍郎崔㥄同請神武不得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勲業位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勲封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為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敬

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

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横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縱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説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

等並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晉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北史卷五十六

北史卷五十六考證

魏收傳○查魏書列女傳及所補序傳并齊書收傳多有與本傳不合處

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為愧○故魏書作敬和蓋豎眼子之名而此訛為故耳

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未監本訛求今改從魏書

時孝武内有間隙○孝武下魏書齊書俱有猜忌神武

四字

然收常所欺忽李景○所魏書齊書俱無之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齊書作魏收恃

才使氣卿須出其短

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

其業○郎知二字魏書作徒

收頗急不甚能平○一本收字下有性字

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先○監本膏字下脫唇

字舌字訛古字之先二字訛不字直不成文今據齊書改正

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顔子隣幾三月不違○齊書無隣字

收曰天下事皆由王○監本脱王字今從南本增正

魏長賢傳思樹不朽之業○朽監本訛杇今改正

蘭根傳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川齊書作州

因在中山神武以宿望深禮之○因監本訛固今從齊

書改正又一本神武下有至字

位至洛州刺史○洛監本訛落今改正

北史卷五十六考證